

會
心
編

禮
集

會

會心編叙



夫人以藐焉八尺之軀參天兩地
樹駿流鴻震當時而詔後世豈偶
然哉况有特達之識獨操之行安
身立命居于易直已守道游於世
屋漏不慚衾影劬不負經綸類

非漫爲謏薄之所能爲也是故一
慮而獲謨垂萬古而其旨甚深一
言而中憲在百世而其韻竅遠露
於微渺而定終身之節槩萌於朕
兆而關天下之安危變幻呼吸之
間慎密周至宴安衽席之上廩畏
常存我思想所未到彼已灼見若
著龜我倉猝所難應彼已籌畫如
金石真精微盡布在方冊而意指
可拾爲筌蹄予少時喜博群書但
有會於心者日手錄而款存之理
與事而有據法與戒而具陳奉爲

會心編序
師保比之常弦引伸觸長自有得
於意言象數之外大可為持身用
世一助也予守衡五年行矣不能
忘於衡子弟因授諸劄劄命曰會
心編俾衡子弟共勉之衡子弟能
為孝子忠臣名卿碩輔濟濟斌斌

皆從此出政予之所以不忘也是
為叙

皆

萬曆己酉仲秋豫章鄧以誥書于衡
之獨知軒

會心編卷之一

豫章鄧以誥輯

趙應旂校

熊汝誠次

禮集

一之一

伯禽見周公三見三答之康叔駭謂伯禽曰商子者賢人也見之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子盍相與往觀之二子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及以

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伯禽曰謹奉教明日見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曰安見君子而來對曰見商子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孔子曰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裁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

孔子行遊中路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臯魚也孔子辟車下而問曰何悲也臯魚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是以悲耳孔子顧謂弟子曰此足以為戒矣於是弟子歸養者十餘人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寤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居鼓琴而歌歌令聽其歌聲

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納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子舜舜之于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待大杖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

曾參採薪在野門人樂正來候參母啣右指旋頃參歸跪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曰吾負薪右臂痛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啣指呼汝耳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歆長霜露不使賢者歆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子路曰傷於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閔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子騫孝心不怠母嫉惡之所生子衣綿絮騫以蘆花冬月父令騫御車

體寒失刺父責之騫不自理父察知之歆遣後母騫
泣告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感悔視
騫如已出鳥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日不出門弟子問曰夫
子之足瘳矣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吾聞傾步而不
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
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
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見于色深受
其罪使可哀憐而已

李密字令伯事祖母以孝聞其視疾則日夜不解帶
捧使聘吳吳主與群臣論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
吳主曰何為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荅曰
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晉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痛父死非命未嘗西向
而坐以示不臣于晉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攀柏
悲號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震輒伏墓言曰
裒在此讀詩至裒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
涕弟子為廢蓼莪之篇

會心齋卷一
吉粉請代父死赦之丹陽尹王志歆於歲首舉充純
孝粉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
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
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李殊不墮落祥
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
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
已子

吳坦之弟隱之居丹陽遭母喪朝夕哀臨及思至號
痛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夫

人每聞二吳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
當好料理此人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
小吳遂大貴達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緜氏令新之官至年
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
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畊叱
牛殷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
老父不免勤苦

王安豐戎遭艱至性過人哀毀骨立裴令往弔之曰
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故世稱

王戎死孝

晉吳猛年八歲事親至孝家貧榻無帷帳每夜先就寢任蚊鑽膚恣血之飽雖多不驅恐其去已而嗜親也

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酒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朱百年性至孝念母亡于冬衣無絮終身不御綿絮嘗寒時就孔覲宿衣被單袂顛潛以卧具覆之既覺引卧具去體謂顛曰綿定奇温洒涕悲慟不自勝

江泌字士深性仁慈衣敝多蟲以綿置之食菜不食其心以其有生意也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為孝泌以別之

王修祖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罷社

崔渾性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身颯颯風踈病從十指頭寢入俄而遍體皆痛母病遂瘥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挿墳獸銜土而壘隴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

會心錄卷一
歲許求母遺物而施散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
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
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錫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
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
出吳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
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淞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
澤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以為純孝之報

晉王延事母孝甚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欲
生魚食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
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床而驅暑雖
王祥黃香抑為倫輩

徐孝克所生母患病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
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對之悲泣終身不復食
粳米

張根父病蠱戒葢根為食淡母方病至鷄鳴則少蘇
後更不忍聞鷄聲聞即淚淫淫下

許道幼因其母患疾徧覽經方得以究極世號名醫
誠諸子曰人子當視膳嘗藥不知方術豈為孝乎由

會心紀卷一
是世相傳授云

李虛已母喪明虛已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明復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張用聞其孝因卜鄰而

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闕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無不感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愈

徐仲車積至孝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遂晨昏具公裳揖其母然後治事

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于是許終喪服宋郭積龍圖直學士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義用馮元等奏聽解官中心喪云

庾袞少履勤儉家遭大疫二兄俱亡兄毗復殆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疫勢既歇毗病得瘥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不能守行人所

會心編卷一
不能行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為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踈朗兄心甚歆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陸九淵天性孝友師事兄九齡朝夕禮服升堂拜畢清茶一杯即從兄講論經典唯唯聽從惟恐行之不

及後九齡春秋寢高九淵嘗以父禮事之衣食必親扶持必謹家庭之間怡怡如也當世稱為二陸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世居剡下後勃患疾醫藥不給仲若謂兄曰顛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顛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賢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卽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溫公天性孝友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湯霖宋端平時人世家豫章之松湖霖早孤性至孝每日自滌器治具膳母妻織經節嗇以備甘脆暇則焚香籲天祝母壽晨昏定省母意少不適則誦詩書典故小說時事以娛聽母輒為解頰歲大旱母患熱病卧床旬日醫藥不效渴甚思得水飲之時六月烈日團空霖臨池哀號終夜不休池中刺刺有聲忽結成冰詩歸進母病遂瘥後舉孝廉為臨江教授池水

至今大旱不枯

一之二

桀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為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鷄冠拔劍而舞之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而知千里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遂儒服委質為弟子

會心錄卷一
孟釐子寢疾屬悅與何忌於孔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公三命滋益恭吾聞聖人之後有明德者不當其世
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在孔丘乎汝必往師之故懿子
與南宮敬叔就孔子學禮焉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
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
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
相能然也而鼎在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
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
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
所謂不能學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
曰敬聞命矣祛衣往受業

孟子少學于鄉校長師子思子嘗問牧民之道何先
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
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
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
利之大者也

會心錄卷一
韋賢四子皆顯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
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謁之時適蠶月
德躬采桑後圍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
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
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乃指其心
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
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

附近朱藍

常爽致館溫水又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
若嚴君烏高允曰文翁柔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
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
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
行為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能

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
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有何益乎

李白少讀書未成棄歸道逢老嫗磨鐵杵白問將作
何用嫗曰欲為針白感其言遂復卒業日夜吟誦了
不知倦後賀知章荐召對金鑾供奉翰林詩文與杜
甫齊名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
居成市

王荆公教子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
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

黃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為
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
當尊敬之久而不勸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
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
士執麻必不能為粟也

張子厚嘗言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也
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
視三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也
然則說命之所謂惟教教學半也半須自得信矣

徐車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

許謙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和謙聞之惕然自勵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周公旦曰不吾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以下友道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孔子曰不知其人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杜伯與佐儒為死友並仕周宣王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左儒爭之九復而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何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王丹之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烏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周乘字子居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真治國之器

王濛與沛國劉恢齊名友善恢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

會心紀卷一
范史雲丹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
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
雲

禰衡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
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給殷勤不能相違建安時
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
無所詣

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
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
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
無外務不足拂其心

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共言徐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
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
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
不幸歿岱復於何聞過

柳宗元字子厚初謫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
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
理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為禹錫言得改
刺連州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契交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能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一之三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

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

如汚池水潦注焉管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也源也

子路見孔子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以學問豈可及

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

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

竹不揉且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

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必深

公明宣學於魯子三年不讀書魯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

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

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
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
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參避席謝曰參
不及宣其學而已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
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
而見者遠故魚乘于水鳥乘于風草木乘于時君子
乘于學

甯越者中牟鄙人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
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
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
卧學十五年遂為周威公之師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臂如日鳥靜居獨
思臂如火鳥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
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
以廣明得慧也

劉向外傳云上元夜人皆遊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
真人以青黎杖照向授以先天之學曰天帝感卯金
之子精誠于學故來相視耳

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
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
講論不怠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
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群書

桓榮學長安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朱穆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
墜阬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邴元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也原
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

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
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

李固李邵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
笈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

朱遵度避邪律德光之召挈妻挈携書雜商賈奔楚
王待之甚薄杜門却掃諸學士每為文章先問古今
首末於遵度時號幕府書厨

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亡賀玠
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
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效之中

箱五經自此始

張綰與兄續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為百六公

皇甫士安耽玩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為書淫

祖瑩年八歲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止常密藏火待父母寢而後燃燈潛讀以衣被蔽塞窗戶恐家人覺也由是聲譽日著呼為聖小兒常曰文章須自出一家機軸成一家風骨何可與人同生活也

殷仲文天才宏贍而讀書不甚廣傅亮歎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荅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妄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从夕達旦時或昏瞶焚其鬢髮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魏董遇字孝真從學者若渴日夜不休嘗言當以三餘自足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

賀琛方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徒學者不肯教之云生書讀百遍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行自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人室累遭火典籍盡焚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載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兔

魯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忻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為當世名儒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為期

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箬葉甘蕉書字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獨珍累牀而坐誦讀不

輟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也尺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剛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宋書王微隱居不仕元兕之變微尋書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皆生埃唯當膝獨淨其靜性堅志如此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

欒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古人讀書之勤蓋如此

宋人記王虛中解書訣辭之內不可戒戒則為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則為贅贅則壞本意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久而不輟

輟

李琰之每休暇之際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也尺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剛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宋書王微隱居不仕元兗之變微尋書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皆生埃唯當膝獨淨其靜性堅志如此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

欒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古人讀書之勤蓋如此

宋人記王虛中解書訣辭之內不可戒戒則為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則為贅贅則壞本意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久而不輟

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廢牋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蘇軾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日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

劉因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

劉恕性惠嗜學耽精經史日夜不休家人呼之食至羹冷不顧不就枕席者數年倦則假寐而已後為和州令宋次道家多書恕往就借觀之次道具設酒饌為禮恕曰此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危坐旬日盡其書而去

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

昧喪輒執書立窻下就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后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

倪文節公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有全利無少害也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須行取一字伊川亦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為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

歐陽修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夫人親授公書家貧甚至以荻灰盡地作書敏悟絕人一覽輒能誦比成人舉進士兩試國子一試禮闈皆首擢文章與韓愈齊名

溫公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群居講習眾兄弟既成誦游息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時時誦其文思其義所得必多

范忠宣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

會心錄卷一
周恭叔自入太學蚤年登科未及三十見伊川持身
甚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

司馬君實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馬侍中仲每晨興必整衣冠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
事嘗曰吾志在行道若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之累
以妻子為心則為妻子所累道不可行也

朱子自言小時在同安夜聞鍾鼓磬聽其一磬未絕
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
志此心不以義理養之未免天津橋看弄獼猴又去

西川看競渡也

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動
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

一之四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
幼者必勤于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
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
之境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高士于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
抑亦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

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恠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苴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際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以下夙成

管公明年十五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語衆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萬茂於是發聲徐州號為神童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也器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

會心編卷一
作率爾人

謝真八歲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竒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進步惠連矣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况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高定是真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柰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李泌年九歲賦詩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獨戒之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為詩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之為妙後為文不復自言

袁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締兮絡兮凄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締惟絡

服之無數客大嗟賞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既未差眠亦不安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穉鄒人藉稻注云鄒人在琅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歲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幘兒云襦已足不須幘也母問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

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

溫公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

饑渴寒暑年十五言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

漢風

陸九淵

字子靜

金谿人生而穎異年四五歲問其父賀

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之至忘寢食

嘗讀書至上下曰宇古今日宙悟而歎曰宇宙內事
皆吾分內天下萬世此心同此理同也遂為理學大
儒

張方平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
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

王禹偁七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聞其家以磨
為生因試以磨詩偁不思而得但存心裡正無愁眼
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與子
弟講學一日太守出偶語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偁
曰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曰經綸之才也呼為知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傍命客就
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
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其敢以聖言為法諸老驚
歎曰真奇童子也

馬援嘗授齊詩竟不能章句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
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直宜從所
好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來候援兄援見之自失兄
憫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爾稟學及
援為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令

以下晚令

皇甫謐之少也游蕩無度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

會公紀卷一
三徙成子會父以烹承存教豈我居不事鄰何爾魯
之甚乎修身篤學自女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謚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
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

楊震嘗客居湖城年五十始應州郡命人皆歎其遲
暮震厲志愈篤後位至太尉

王祥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呂虔檄為別駕時已
年垂耳順後累遷至司空太尉封侯

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
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

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
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潁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
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
相待

張充少好逸游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正
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緹脫鞵拜於水次
緒曰一身兩役母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
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
歲翻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為名士

王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修家具為州司所檢至

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邵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于昔

晉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深歎其才謂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

周處少孤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曰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蛟入吳尋二陸勵志為善築臺以讀書任為御史大夫後死難

謚孝侯

戴淵少時不治行檢常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還洛淵使人刳機機見其岸上指麾雖處鄙事而神姿鋒穎呼與語而薦之朝淵後折節問學為晉名士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委政群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蘧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慚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會心紀卷一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棋廢業夜令蒼頭執燭
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即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
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棋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
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姚元崇少惟從事射獵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遂以文
學備位將相

陳子昂富豪家子任俠使氣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
博徒入鄉社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博精經史數年
問百家無不通貫

蘇洵少不喜學年已壯猶未知書三十始大發憤謝
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舉進士再不中曰
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焚之益讀書五六牟
涵蓄充溢既久之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
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

一之五

曾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曰分
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
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
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男子十六而精通然後能化
女子七歲而齒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耦相配然

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矣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匝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曰以為陽虎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孔子遭厄于陳蔡子路愠見孔子曰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知不廣庸知而不遇之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

會心錄卷一
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輿與之友霖雨十日子輿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欲我貧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郭璞常過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伊川先生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有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慤出於自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未嘗

會心錄卷一
交結權要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
已俟命毋為造物所媿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入洛伊川先生問曰公免得
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以復來固好第亦須看
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
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免不得須復為他官逃此
之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人止為不
知命故終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
謝上蔡曰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
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答曰他安能

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
喜枉做作閒工夫枉用了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
氣不折挫

晁迥服道履正無求於人或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
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
為逆計未然乎

韓世忠官至太尉為宋名臣少為省倉負米之役家
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潑韓五有日
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不信以為侮已也而毆之其
安命如此今無矣夫

一之六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

萬石君石奮歸老于家過公門必下趨見路馬必軼子孫為小吏來歸必朝服見之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使坐不食諸子自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

及

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羈廁踰身自浣滌不敢令親知內史慶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後慶愛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且入而灑掃

會心錄卷一
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父母慚而
返之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義若不能使也田廬取
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
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
賑給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
分異又數有爭鬪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拚戶自搥曰
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
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

敦睦之行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

字子寬華原人

最有家法中門東有

小齋自非朝謁之日自旦至暮令諸子執經史講論
至人定鍾然後歸寢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閨門整
肅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常衣絹素不用綾羅
錦綉以苦參黃連煎膽為丸賜諸子每夜習學舍之
以資勤苦其後仲郢以禮自守三為大鎮厩無良馬
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
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樸曰無
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初
上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
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
族所以不協者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
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
雍穆矣

唐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門內斗粟尺帛
無私武德中楊洪業至其居見六院共一庖庭無間
言子弟皆有禮節嘆服而去真觀六年表其門閭
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
鳥雀同巢時人以為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
文弼詣其家勞問之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閑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
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而不失雍熙之軌焉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繇曾孫弟婦郝氏亦有俊才
女德鍾郝為姊妹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
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
夫人之禮

會心錄卷一
范毓字稚春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
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亦無常主

胡瑗

秦州人

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

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子弱冠常侍立左右賓
至則供茶湯常曰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不若吾
家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
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相李
公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
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入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

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久而不變

宋太宗時江州義門陳兢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
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媿睦人無間言每
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席有犬百餘共一牢
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
門開寶初免徭役至兢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
戡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
人養育諸姪比于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追孝祖
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

更大賜歿無餘錢室無奇玩賴天子賜喪得無云

范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田千畝號曰義田

以濟族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

長而賢者主其計而省其出納焉族之聚者九十口

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

宋富弼字彥國河南人治家嚴整以宰相致仕清心樂道獨

居還政堂每早作放出關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

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子舍減獲戒不得互相往來

家政肅如鄉黨嘆服

范公自政府出姑蘓焚黃搜家庫有絹三千疋令吏

錄親戚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

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一之七

榮啟期行平郊之野鹿裘帶素鼓琴而歌孔子問曰

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

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

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

有不見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

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吾何憂哉

向長字子平河內人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

會心錄卷一
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餘潛隱于家讀易
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
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嫁妻粗畢勅斷家事勿得相
關當如我死也建武中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
名山不知所終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東方朔為郎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
肉持去衣盡汗人皆以為狂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
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
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
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
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葭茨覆水是游燕名
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
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為
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游任其志
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使吾終

會心錄卷一
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卧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常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客或解衣捫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畫入內閣為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司空圖預為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

劉含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間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子瞻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

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邪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

李適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曰吾壽盡此乎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章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

或問胡忠簡公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菴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

劉公恕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此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

柳渾警辯好談譎與人交豁如也性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遊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

潞公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潞中公卿大夫年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洛陽多名園古剎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莫不之榮揚王孫歆羸塋報祁侯書曰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其真冥冥無形無聲乃合道情由是言之烏用

又客

一之八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三者疾共殺之

莊子曰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

呂子曰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難成乎外而生虧乎

內耳不可聽目不可視口不可食

呂子曰年壽得長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克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

仲長統言曰夫屈者以夫伸蓄者以夫虛內者以夫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得其和鄰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

以關息氣短者其氣稍升其脉稍促其精稍越至于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于以關息而氣衍矣故學道者致氣于關是謂要術

崔寔箴曰動不肆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無能恤太上防疾其次萌芽騰理不蠲骨髓柰何

亢倉子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凡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又坐又立又勞又役皆宜戒也此是謂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

唐書有云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耗
初雖無覺久且為弊

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
鋤禾莠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
姬寵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卧
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唐柳公八十餘強力善飯或問其術答曰吾平生不
以脾胃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令氣海常
溫耳殆無他術

程伊川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
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三年較其精力于盛年無損
也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伊川
然然曰吾以忘生猶歌為深耻古之君子敬愛其身
訂謨遠猷可以為法

一之九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
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違其短
者故能久長矣

曾子寢疾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筭與子春曰止曾
子聞之瞿然曰呼童子復歌之曾子曰然斯季孫之

賜也顧曾元扶而易之戒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得正而斃足矣反席未安而歿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

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謝晦每以朝廷密事語其兄瞻瞻患之輒向親舊前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

文中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妻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南宋柳世隆性清廉惟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白遺子孫耶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

遺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兒
曰汝母惡治家故窮如是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
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得絹數千疋
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王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巖叟
曰可一往見之王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呂申公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
負則傷儉

劉安世自嶺外歸絕意仕進內侍梁師成得幸貴震
一時乃令吳可來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可至三日
然後敢出書大槩以諸孫求仕為言以動公謝曰吾
若為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
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
乃還其書而不答

范淳甫能飲斗酒每飲不過五爵恐以長飲廢事每
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
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
自提就案或問何不呼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
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
欲以勞人也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淳甫必戒之東坡每與

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

即官何洵直失部印申公曰洵直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猾吏皆得以此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別白忠邪標榜太過范公拊股謂韓公曰為此鬼恠輩壞了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胡康侯家世酷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也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意將何求慎自志之

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

元祐三年吳處厚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以為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為左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

一之十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曰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而

免於相則雖嗜魚必不能致又不能自給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魚能常自給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已者不如已之自為也

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耻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驕獨畏廉頗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

荆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為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梁鴻牧羊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被火者問所失悉以承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又以身為居作執勤不懈鄰翁見鴻非常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承鴻不受而去

會心錄卷一
庚亮所乘馬有的盧法不利主或云宜賣去庾曰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後馬亦不凶

盧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樂歌舞于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

司馬德操有人倫識鑒然常攘括不與物忤有妄認微猪者便推與之後得其猪叩頭求還微又厚辭謝之有人臨蚕求簇箔者微自棄其蚕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贍人者彼急我緩也今彼此蚕正等何為與人微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

令人慚者

武康沈道虔隱居石山精廬與諸孫共釜庾之資所得贈遺悉以供其衣食嘗有人竊其園菜及還見之自匿待竊者去乃出嘗以捃拾自給同捃者或爭穗道虔悉以所得與之

孫晷常布衣蔬食躬親隴畝誦咏不廢欣然自得年飢穀貴人有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既而自刈送之鄉人感媿莫敢復犯

陳後山携所文謁曾南豐因留款語適欲作應酬文字乃令後山起草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南豐

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因取筆抹去一兩行約二百餘字其意尤完後山歎服遂以為法

庾詵性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嘗乘舟從田舍還載朱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

寄載者曰君三十我百五十詵嘿然不言恣其取

一之十一

曾子戒曾元曰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

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

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

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

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

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

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

在晉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戒之曰吾

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

可得而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

惡也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

擇言吾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清濁無失不
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
不成尚類鶩效季良不得陷為輕薄子所謂畫虎不
成反類狗尚其戒之

諸葛武侯戒子曰君子之學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
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
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
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
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魏王昶為人謹厚名為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
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爾曹顧名思
義不敢違越也夫物早成則速亡晚就則善終朝華
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戒於
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
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已當
退而求之終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
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諺曰
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信矣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
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

會心錄卷一
五
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
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顏延之侯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怒曰恭
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况出糞土之
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孔明戒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
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
於亂

殷仲堪為荊州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命方州而豁
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杖而
捐其本

阮籍志氣宏放居身在禮教外與兄子咸為竹林遊
子渾亦有父風不飾小節籍謂渾曰仲容已豫吾此
流汝不得復爾

齊陳顯達為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
媿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
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顯達曰
麀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

燒之

宋王回毀戒傳毀者不可不戒也毀之來亦多源矣
或以其迹疑或侮而為疑或惡而加誣焉由小人者

會心錄卷一
更身質之蘄信一傳焉則百千人斯傳之矣傳既廣而文致益密其可信益牢此訊一人焉曰有之彼訊一人焉曰有之同異交質則何說而不若固有之也雖其所知者力不能救已若是則蒙垢陷污終身無以自明焉

涼李玄盛戒諸子曰吾自立身不榮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攬轡百慮填膺爾曹幸雖未至大若能克已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

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

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曰阿鴻已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唐朱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遜路不枉百步終身遜畔不失一段

唐李勣寢疾高宗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一旦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撻殺然後以聞

會心錄卷一
三
柳玘為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凡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邵康節訓子云汝固當為善亦須量力以為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為也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

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婦與夫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嬌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盡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寧無愧也

司馬公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然知忍而不
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畜之意人之犯
我藏畜而不發不過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
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
所見者小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利害幾何不
使入於吾心雖犯至十數亦不畧見於色然後見忍
之功效為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賈文元公戒子孫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
守德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
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山谷誠子弟云古獨筆墨如澡身浴德揩拭几硯如
改過遷善敗筆浣墨曠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黔其面
惟弟惟子臨深戰戰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
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
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
古人青糴之說不記乎

范忠宣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
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
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宣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
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豈不
在人耶

張宣子以女妻劉殷誠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
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
婉順事祖姑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
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
甚盛殷夫婦叩殯號泣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
巢其庭奇自是名譽彌顯

晉庾袞以孝義稱兄孤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
刈荆荇為箕箒召諸子集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
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瑕疵今汝遠人將事舅姑
洒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箒匪器之為美欲溫
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一之十二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
不私人則現

董仲舒曰陰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
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垂
空而墜風多則合速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

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

甘露降者老涿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四方常有天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

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飢以上天文

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

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牝川谷為牡地里

萬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

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若有能獻直言

者則發此樽飲酒

明堂辟雍為博士舍參千區為會市但列槐奇數百

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貿易

而退

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

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園

以湖園為勝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

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子貢果

乘舟而至

魏帝殿前大鍾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茂先茂
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都上其事
如茂先言

萬寶常妙達鍾律寶常嘗聽太常樂泫然而泣曰樂
淫厲而哀天下不乂相殺時方全盛聞者皆不謂然
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饑餒將死
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
見行於世

唐李嗣真多藝數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閣放太真
觀嗣真謂道人劉梁曰宮不召商君臣垂也角與徵
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必任其
咎俄而太子廢

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曰吾之于五絃也始則心驅
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
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

樂律

張裕曾祖澄當塋父郭璞為占墓地曰塋其處年過
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其處年幾減半位裁卿
校而累世貴顯澄乃塋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
孫遂昌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

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譙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瘡補他肉無益也

蕭吉經華陰見陽素蒙上白氣屬天密言之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為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族

堪輿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乃下火而淋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既起二年果卒

于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羊骨裏兒出精妙如此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

會八編卷一
黃湯數十斛置木床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醫術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答

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

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譽壽

魏元忠謁張憬藏張待之甚薄問通塞不答公怒拂

衣去張遽曰公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

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

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

周燮生而歛頤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

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相法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

不善也象獸也取其音狩故為大郡然象以陸喪身

後為吳郡果為沈充所殺夢兆

睦固字白兔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兔兔犬

驚不宣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兔入犬城且當取遂造

軍擊平之占候

懷素居零陵庵東郊治芭蕉園帶幾數萬取葉代紙

而書號其所居曰綠天庵曰種紙厥後道州刺史追

作綠天銘草木

獬廌見闔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照均是獸也

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解薦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

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鼯

鼠客遂化為老狸

桂陽太守李叔堅為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

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數日狗

自暴死家卒無織芥之異

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

雉不再接信也禽獸

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

瘡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

粉縹塵非水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

膩鼎醒既非罌也

唐右補闕綦毋旻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

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散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

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

柳公權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

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

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

畫無失鋒長則淇潤自由

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湏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

真松梅遠煙墨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

端石出端谿色理榮潤本以子石為上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鸚鵡眼者為貴

歙硯出龍尾谿其石堅勁太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

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猶以手摩之索索有鋒芒者尤佳金星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

硯名

崔瑗子玉文章蓋世善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袁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

隱謂之草賢

以下皆書法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為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

作一點如高峯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鰲虵入草此三折書法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下馬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鶴賦迹遠趣高有抱素拔俗之象畫象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泝意以獨妍

寫樂毅則情多鬱佛書畫讚則意溢瓌竒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豎蘭亭興集思遺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註想流波將嘽咷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

文

袁裒曰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歛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元章見而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

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大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神怡務間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合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

